

陕北建设报告文学专辑之一

陕北之星

SHAN BEI ZHI XING

陕西石油工业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北之星

陕西省陕北建设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北之星

陕西省陕北建设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延安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8毫米 1/32开本 7·5印张 16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0894—X/G·173

定价：2.60元

序　　言

牟玲生

这里为广大读者献上的《陕北之星》，是第一部描写陕北老区发展变化的报告文学专辑。这部书通过遍布陕北黄土高原的不同类型的典型，采用鲜明的格调和生动的描绘，如实反映了陕北广大农村的变迁，展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引人深思，耐人寻味，值得认真一读。

陕北老区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主体，曾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建国数十年来，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不少人民群众仍然未摆脱贫困的缠扰。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中央每年拨5000万元发展资金的扶助下，陕北老区开始出现新的生机，城乡各项建设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得到明显的改善，农村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47元提高到1988年的267元，人均占有粮食由100多公斤提高到300公斤以上。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有的过着富裕生活，少数农户已达到小康水平。本书中描写的延安市庙沟村、洛川县西贝兴村、米脂县泉家沟、府谷县高石崖村等10多个典型，就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

印证。

我想，当人们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深刻的感受。不仅会为陕北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振奋，更重要的是可以透过这些典型，憧憬陕北更加美好的未来，从而受到极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书中所描写的先进典型，不论是长城沿线的风沙区，还是中部丘陵沟壑区，或是南部破碎原区，尽管自然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相异，然而都给我们揭示了一条共同规律，那就是只要因地制宜，明确主导产业，坚持不懈地努力，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典型的意义在于示范引导，指明发展方向。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且逐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比如，延安地区提出开发烟、果、羊、薯四大主导产业，陕北建委制定重点资源开发规划等，就是有力的说明。可以预料，再过八年、十年，陕北老区面貌一定会有更大的改观。

题记

陕北，这块英雄的土地，曾经哺育过革命，用鲜血和汗水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但是，这一片英雄土地上的人民却长期处在贫困状态，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看到此情此景，难过的落过泪。1978年陕北人均粮食100公斤，收入47元，艰难呐！

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1978年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同志向中央反映了人民的困苦，中央决定每年拨出5000万元支持和开发陕北老区。一转眼已经10年了，陕北怎样？书中所收的21篇报告文学就是回答。虽然这只是一个星星点点的典型，不是陕北全貌，但是人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看到希望。

陕北人民不能忘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感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胡耀邦、李鹏……等同志亲临陕北检查指导陕北建设，更会记得曾经运筹帷幄，亲自指挥的历届省委书记兼陕北建委主任王任重、马文瑞、白纪年和现任书记张勃兴同志以及谢怀德同志等一大批健在和已故的老领导、老前辈。

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关怀，有勤劳智慧的陕北人民，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整个陕北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个大的变化。

张剑林

1989年5月

目 录

写在大地上的诗行	银 筝	(1)
情系黄河边	柏 林	(18)
翠屏山下的报告	杨明春	(34)
变 化	李文柏	(48)
轩辕酒的故事	裴积荣 遂盈全	(60)
春访黄龙山	薛 宪	(74)
黄土魂	银 筝	(84)
一步高招，全盘棋活	张子城	(97)
松青柏翠集贤村	裴积荣	(112)
高原北斗	李金科	(124)
庙沟印象	苏若望	(139)
山沟里挖出“金圪塔”	高 远	(150)
为子孙留下一片荫	若 望 银 筝	(161)
眩晕中的选择	谷 溪	(171)
陕北第一村	沛 文 谷 溪	(184)
陕北“金字塔”	史小溪	(196)
春风绿大漠	李文柏	(208)
刷新历史的人们	玉 奇	(217)

- 长城脚下的牧歌 王 奇 (227)
泉家沟散记 薛 宪 (239)
重访马栏山 刘明学(249)

写在大地上的诗行

银 笙

楔 子

富县，古时的鄜州，一个用边角汇成的充满诗 意 的 地 方。

传说王莽赶杀刘秀，刘秀在这一带的荒原上奔跑，被满身有刺勾的圪针一次一次地挂住了衣服。他急了咒这里的圪针不长刺，真的，这里的圪针没有刺了。皇帝的话，金玉圣言啊。

唐朝初年，尉迟恭敬德镇守鄜州，修起了镇邪的宝塔，至今屹立在西山之翼。

更动人的是大诗人杜甫曾客居鄜州，留下了“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绝唱，留下了《羌村三首》、《北征》、《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等优秀诗篇。

鄜州，是诗的土地。

在20世纪前期，她曾是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甘根据地的一部分，曾以直罗战役名震中华。

诗的土地应养育诗人。诗人啊，鄜州呼唤你！

踏着诗圣的脚印

1984年元月。

富县新上任的“父母官”来了。一位是后来担任了延安行署专员的遆靠山，一位是现在担任县委书记的高宜新。

老遆尊称“靠山”名不虚传。体格魁伟，精明强悍。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红星高照时，曾是有名的“大寨县”的书记。在政治的低谷里，也曾厄运压身。他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来富县当县委书记，引起人们不约而同的注视。只是他在富县干了不到两年，就把重担交给了高宜新。因而，本篇报告也就不把他当作主人公。

与老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任县长高宜新。他的个子不算太高，象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也许是因少年时经常挨饿的缘故，他显得很瘦，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更不是文学作品中那种手到病除、马到成功的改革家。他说他从小喜爱文学和音乐，不知怎样阴差阳错把他推到政治舞台上。反正，踏着诗圣杜甫的脚印，便来到杜甫曾住过的地方。

高宜新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他们中想做一点事情的人。一到富县，他就与老遆一起下乡调查。他们看到，古鄜州的土地上不只生产过“诗”，也生产着“穷”。偌大一个县，工农业总产值才2500多万元，年财政收入只有171万元，不及人家一个小工厂。农村人均收入170元，远远低于国家

划下的贫困线。特别是进了那古老的鄜州城，到处一片破烂。下雨天乘吉普车从街上走过，泥水溅的行人满身满脸。

贫穷让他俩烦恼，优势也让他俩喜悦。这里的土地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地下埋有石油和煤，交通方便，气候良好……最使他们庆幸的是粮食产量较高。前任书记是位农业专家，几年努力，使粮食总产上了亿斤，他们是不必为逃荒要饭犯愁了。

平平稳稳地当几年太平官吧。

不行！一股潮流在推动着他们。

在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闭之后，改革的大潮不可抑止地汹涌了。

在大潮之中，陕北建设委员会也向这些贫困的县乡肌体注射着生机。

经过周密的调查，新的构想出来了，这就是“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重点发展多种经营（归纳为烤烟、苹果、牛），大力发展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形成农工商综合发展的经济体系”。同时明确提出：“两年打基础，三年大发展，五年翻一番”，即达到人均千斤粮，全县5万亩烤烟、5万亩苹果、5年产值翻一番。

高宜新受命把这些奋斗目标在会上公布了。他声音不太高，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但在与会者和全县人民的耳中，仿佛惊蛰后的第一声春雷。

初　　试

这是一个小插曲。

在振兴富县经济的大局中，也许算不得一次大战役。但是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上，却是一次大爆破。

这是一场改变富县旧城面貌的战斗。在压缩楼堂馆所的时候提这件事也许不合时宜，但这场改造决非铺张浪费。连靠山和高宜新用战略家的眼光，看到改造县城是建设经济中心的关键部署。他们决心把破旧的古城变成现代化的街市，由高宜新担任了总指挥。

高宜新虽然少言寡语，但他知道，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既关乎他的声誉，也关乎到政府工作能否开创局面。选谁去当城建办公室负责人，具体实施他的计划呢？这个报名，那个推荐，都不中意。最后，他和老连商量，选中了柳生明。

高宜新挂帅，柳生明打先锋。

旧城改造，谈何容易！这恐怕是当今当政者最头疼的问题了。有时为了搬迁一个钉子户，得开上宣传车，带上工队，甚至还得动用公安人员，纠缠好多天。而富县老城的改造，得拆除260多间房屋，牵涉到48户群众。其中，也不乏那些所谓的“钉子户”。

在这一场搬迁中，柳生明显露了自己的才华。有的人知道柳生明管城建，开始有点胆怯，猜度这个黑司令说不定会蛮干哩。

但柳生明没硬干，他使用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是本乡人，仗着人熟，先劝走了一大半。剩下几户硬不搬，惹得柳生明生了气，大动干戈，要给点颜色看看。高宜新听说后，赶快对他说：“态度要坚决，策略要讲究。”柳生明笑了笑，早已心领神会。他一会硬，一会软，一会说好话，一会吹胡子瞪眼，就靠这一套，让搬迁户都在规定时间内搬走了，没和人伤和气，搬迁户还请他喝酒哩。

高宜新指挥的这一仗大获全胜。现在，富县面貌焕然一新。过去城区不足2平方公里，现在发展到8.3平方公里。宽7米、长10多里的主街，柏油铺路，建筑有序，有楼房100多座，一层和二层的平板房400多家，现代化的市区确实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中心。

春 种 秋 收

1985年5月，正是小麦生产的关键时节，高宜新带着一批同志去吉子现乡检查工作。午饭后，他习惯地走进麦田，想掂量掂量当年的产量。

“哎呀，不好！怎么有了锈斑？”

叶面上出现了红黄色的锈斑，不少田块都受到感染。在田里走一遭，连裤子上都沾上红黄的颜色。这种病蔓延很快，风刮到那里，就传到那里。

刻不容缓！

他一面给县上打电话，指示连夜召开电话会，另一方面组织乡上的农技人员，马上开展防病工作。

然而，乡上的喷雾器不够，县上的也不够。先求援，向周围兄弟县求援。然后，从陕北建设款中拿出两万元资金，购买防虫设备。

这一年，因为病虫害的侵袭，小麦减产了。内疚啊，高宜新恨不得揍自己几巴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中央三令五申“绝不放松粮食生产”，自己怎么就忽视了呢？民以食为天。自己是知道挨饿的滋味的。年少时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七、八岁的他就经常挖野菜，种瓜点豆。困难时期，他正上中学，半年糠菜半年粮，使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失。农民的血汗哺育了他，使他和农村有了割不断的关系。为了让天下农民吃饱饭，高考时他选择了西北农学院，立志在广阔天地里大展宏图。可是，唉……

教训使他更清楚了，要把全县的工作搞好，首先得把农业抓紧。这年10月，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他重点讲了粮食问题，并且采取了六条措施：增加投入，配套推广10项科学技术，坚持大搞农田基建，强化服务体系，狠抓低产乡、村、户、田块……

方针制订后，就分头去抓。高宜新很会抓典型，及时发现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羊泉乡羊东村是农业上的老典型。1985年冬，支书任永德想在村里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引起一场争论，众说纷纭。高宜新来到这里，和任永德交谈后，认为他的想法好。他利用时间专门给大家讲了一次党课，使群众明白了专业化、商品化、集体化、农工商综合经营是发

展的方向。羊东村的群众劲头更足了，几年来，人均生产粮都在千斤以上，1987年仅经济收入人均就达610元。富城镇的候村是个只有40户人的村子，但双田责任制搞得很好。高宜新就请支书张文俊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促进了全县的农业生产。

担任县长时，高宜新具体抓农业，担任县委书记后他仍然重视农业。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各级领导都甘愿在农业上洒汗水。正象县长赵郭海说的：“富县是一个农业县，经济重心在农村，县政府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去年初，他刚调到富县时，就临近春耕时节。经过认真讨论，他们决心搞5万亩玉米丰产方，让粮食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谁知，玉米种子不够。他立即指示从关中农村调进15万斤。

然而，当中国人的目光由政治转向经济效益时，一些唯利是图者为了自己发财，不惜昧着良心办事。调来的种子不合格，造成了玉米减产。当然，这一点在玉米出苗后就发现了。在5月份召开的生产现场会上，赵郭海专门把乡镇长带到茶坊川口的一块玉米地里。这块地，往年玉米长得格外茁壮，这年却爷爷孙孙好几辈，搭眼一看，就是减产的局势。赵郭海慷慨激昂的讲：富县是有玉米制种传统的的地方，为什么去年没有抓，还不就是图省事。这一省，省糟了，得有多少玉米少进仓！我看，要打粮食翻身仗，非得从基础抓起不可。县长下了令，1987年抓了1700亩玉米制种田，除满足本县需要，还支援兄弟县一部分。真是春天洒汗水，秋天结硕果。由于

有了好品种，1988年5万亩玉米丰产方，往少里说，总产量也有4000多万斤。制种使群众又一次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全县形成了科技网，普遍推广了玉米垄沟早播、薄膜育秧、锌肥浸种、配方施肥等实用技术15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恐怕是中国人念烂了的名词。念的多了，有的人就悟出了相反的诀窍，根据上级的喜好，去说上级爱听的话。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雷长生是个实干家，他从不会说奉承话。当大家津津乐道商品和商品生产时，他冷冷地撂出一句话：“这商品，那商品，没有电就沒商品！”

话虽生硬，但大家一听蛮有道理。过去虽然也为优势呀、项目呀讨论来讨论去，谁也没想到要拉电。13个乡镇中有好几个不通电，还能开办什么致富项目，走出什么致富道路？好！高宜新采纳了雷长生的意见，抓一抓农电工作。

向西北电管局请示。

向陕北建委申请资金，得到88万元。

上级部门表示支持，雷长生主持了这项工作。他不仅参与测量，还给沿途的群众做工作。现在，除两个乡外，都有了农用电。电，不光为千家万户带来光明，也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富县的农业发展了。连续6年粮食获得了丰收。从1986年以来，3年连续总产都在亿斤以上，人均生产粮达到千斤，成为陕北小麦亩产最高的县。

同唱一台戏

富县的领导班子，不，应该是领导层是团结的。消瘦的高宜新没什么出奇的本事，几年的组织工作经验使他养成了团结大多数的不可缺少的习惯。

现在的领导班子，驴踢狗咬者多。而一个县，班子有六套：县委、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纪检委、人武部，县级领导干部就有一二十人。光把这些人统一起来，就需要高超的艺术，更别说还有十二三万人口。

我们无须去探讨他的领导艺术了，只可以不夸张地说，富县的六套人马是步调一致的。

为了寻求致富的门路，县委确定了烟、果、牛三个开发性项目。不知是不是上级有意安排，把在烟果之乡洛川县当过副县长的赵郭海调到富县当了县长。

在这一节，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他吧。

赵郭海，洛川县朱牛乡人，世代农民。他们家也象陕北其他农民一样，受尽了人间疾苦。他是靠国家助学金，上了北京政法学院。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7年的边疆生活，使他日夜思念自己的家乡，也磨炼了自己百折不回的毅力。调回洛川后，他先后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

洛川，是苹果和烤烟的故乡。洛川人就是依靠烟果在短期内致了富。洛川和富县毗邻，洛川的经验是完全可以运用到富县工作中来的。